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85
11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八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1日星期二，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阿拉姆·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佩尔科维奇·罗加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伦·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会议下午4时40分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对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座。

应主席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对这一项目的决定，我请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以及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对这一项目的决定，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对这一项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不丹、喀麦隆、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

坦、巴拿马、波兰、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国）、策林先生（不丹）、伊塔奇·米奥穆阿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阿扎拉伊先生（马来西亚）、博什先生（墨西哥）、阿勒乌伊先生（摩洛哥）、加里亚德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姆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冯·施尔丁（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顿努先生（乌干达）、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蒙古等国代表的信，请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西埃尔先生（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恩亚姆都先生（蒙古）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理事会，我收到了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6月11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有幸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分要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和全权代表克罗维斯·迈克苏德博士先生阁下参加安理会关于其议程项目‘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该文件尚未散发）”

该信件将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17255。如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则邀请迈克苏德博士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安理会现在继续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比里多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成员给我代表团参加这次关于纳米比亚的历史性会议的机会。同时，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深信，你的智慧，你长期的工作经验必将有助于安理会取得积极成果。这是大家都指望的，我很高兴地祝贺你的前任、泰国的外交部长和泰国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在整个南部非洲、尤其是纳米比亚出现极其复杂局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局势的特征是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掠夺其资源，推行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隔离政策。该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的南部非洲人民犯下了罪行，进行屠杀，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它还对前线国家发动罪恶的侵略运动，企图动摇和破坏它们的安全，把殖民主义霸权强加给它们。

南非最近的行动就是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便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利用其资源而自肥。这一切都悍然违反了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阻挠了国际上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非洲内外的斗争和反对也进一步加强。尽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推行压迫和恫吓政策，但是示威、游行和罢工扩大到南非各阶层人民。

出于这些理由，我们向不结盟国家协调局表示敬意，因为它召开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还呼吁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这一严重局势。我们希望，安理会这次讨论将导致产生国际一致意见，使得纳米比亚尽早获得独立。

苏丹毫无保留地谴责南非的罪行，强调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就是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时，苏丹完全反对把纳米比亚问题和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联系只会妨碍以和平方式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并助长南非政权的傲慢，使它更猖狂地无视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

苏丹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曾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内部行政当局发表过一项声明，阐明了苏丹的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把该声明作为A/14/325号文件向各成员国散发。该声明说：

“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和拒绝接受在纳米比亚建立这样一个行政当局，要求所有国家拒绝接受这一罪恶的东西，不要承认种族主义政权为实现其在纳米比亚领土内目标所进行罪恶努力所产生的傀儡政权。”（A/40/325，附件，英文第2页）

在这一方面，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想再次强调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独立所负的法律责任，并重申安理会负有采取行动的基本责任，以执行其决议，尤其是第435（1978）号决议。苏丹政府重申，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就是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号决议。

它进一步说明，纳米比亚领土的合法行政当局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直到该领土无条件地获得完全的独立。

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地提出一些与该问题毫不相干的问题，并企图将它的傀儡政权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苏丹政府呼吁西方接触小组充分承担责任，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果断政策，迫使它放弃旨在阻挠纳米比亚领土取得独立的罪恶活动。

这个声明重申，苏丹支持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和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领导下的一切形式的斗争。

自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立以来，25年已经过去了，它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自从纳米比亚被殖民主义国家占领以来已有100年了。在继续进行的战斗中，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烈士。在南非的监狱里关有许多的自由战士。纳米比亚人民准备为自己国家的独立牺牲一切。此时，我们要赞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斗争，对其领导人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精神和灵活性的态度表示敬意。我们向他们的自由战士努乔马表示敬意。我们坚决支持伟大的自由战士萨姆。努乔马昨天的呼吁，使得1985年能够成为纳米比亚独立之年。我们觉得，这个呼吁具有特别意义，因为联合国今年庆祝它成立40周年，也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因此，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国际努力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南非顽固地企图无视国际意志，拒绝联合国的决议，这种作法迫使会员国加强其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政治、物质和军事支持。我们要支持他们继续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合法的斗争，直至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支持前线国家，它们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动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因此，国际社会对解决这个大陆的南部负有责任。

我们还要强调有必要停止对南非的援助，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从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那里得到的技术、金融和军事支持纵容它坚持占领纳米比亚、推行可恶的种族主义政策，并继续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因此，这些国家必须遵守联合国要求抵制南非的各项决议。这个庄严的理事会必须承担其全面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因为南非犯下的罪行危及整个国际和平与和平，悍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决议。

在此，我们必须赞赏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已经中断了与南非的经济和其他各

种联系，作为一个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协调一致的运动，以及反对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这里我们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赞扬了一些政府对南非的制裁。我引证这个最后文件的41段：

“协调局向所有的政府表示感谢，他们采取了合法的措施，这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其目的是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协调局要求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政府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单方面地、集体地在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孤立南非，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这样做。”

(A/40/307 第41段)

苏丹代表团表示支持并感谢联合国秘书长阁下给我们作的关于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并感谢他为执行这些决议所作的宝贵的努力。我们请他继续这些努力，尤其是在纳米比亚人民处于紧急存亡之际。

最后，我们要说，纳米比亚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反对南部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占领和霸权主义的同一战斗。以色列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加剧了在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人民的痛苦，使巴勒斯坦和纳米比亚人民得不到自由。因此，我们提倡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斗争。我们还要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推行的政策和犯下的罪行。我们强调有必要在政治、军事、物质上，加强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支持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的发言和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赞比亚外交部长戈马先生阁下。我对他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戈马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你的安理会的同事给我们代表团

这个机会参加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重要讨论。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贵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你个人在支持纳米比亚独立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同时一直为此目的不懈地努力，尤其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的努力。你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丰富知识和重视，我相信，将对安理会再次讨论拖延至久的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是极其宝贵的。

我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尊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他继续在纳米比亚的独立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一贯强调要尽快执行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同时，他还采取了主动行动，以打破南非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僵局。我特别要感谢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报告；该报告载于1985年6月6日S/17242号文件。

从1983年召开安理会通过第532(1983)号决议到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几乎过了两年了。同时，1983年10月28日通过了第539号决议。当时开安理会的背景就跟现在一样：国际社会非常关切这个问题。由于安理会1978年的435号决议没得到执行，所以纳米比亚人民继续被剥夺了他们自由、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继续受着南非的非法占领。1983年的安理会会议就象这次会议一样，是应不结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召开的。

理事会在1978年通过了第435号决议。1983年举行的会议是在通过了那个决议5年之后召开的；我们当时希望，终于能够为决议的执行提供动力。可是现在又过了两年，我们安理会必须再次开会。和上次一样，这次会议的目标就是不结盟运动的目标，即，执行第435号决议，然后通过这个进程，取得纳米比亚的独立。

安全理事会现在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有下面几个：安全理事会还将开多少次会，纳米比亚才能实现其独立呢？是什么问题使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不能得到执行呢？是不是安理会真正没有办法采取果决的行动来促进有关纳米比亚决议的执行？是不是安理会所有的成员都真正关心在第435号决议基础上使纳米比亚独立呢？

最近南部非洲的发展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解释，这些发展，不管其意义如何，是与纳米比亚不相关的，任何人不应该把这些发展同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混为一谈。

就纳米比亚而言，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这方面的僵局依然如故。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还看不到领土独立的任何可喜迹象。南非继续持顽固态度和不诚实的态度，它继续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这一不相干的问题扯在一起。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没有放弃这种立场。美国和南非坚持把上述两个问题扯在一起，我们只能解释为，虽然他们没有言明，但是实际上否定了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独立方案。

南非和现在的美国政府是有意歪曲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意义和目标。他们一心想着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问题，想把东西方争夺问题扯到纳米比亚独立问题里来。特别是，南非还搞了一个很恶毒的宣传运动来反对西南非人民组织，把西南非人民组织说成是恐怖组织，如果它在纳米比亚执政的话，会使共产主义来到南非的门口。

当然，比勒陀利亚政权本来的特性就是不诚实、两面派，这在它与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交往中一直有表现的。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问题扯在一起，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挠第435号决议的执行，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它制造的所谓在南部非洲有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种廉价宣传，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事实上，南非一再要在纳米比亚强加一种所谓内部解决，唯一的原因也是要阻挠和绕开联合国为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所做的努力。南非一面做着上述的一切，一面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国际接受的办法。

现在南非又在搞这一套了。四月份，它宣布了一个计划，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按计划于1985年6月17日设置起来。组成人是，即没有权威也没有地位来管理纳米比亚的事务，他们无法独立于南非。

当南非谈到它所谓支持国际所接受的纳米比亚解决方案时候，看起来它讲的是它自己所规定的解决方案，它想让国际社会接受它的方案。南非现在所讲的不是国际接受的解决方案，不是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而拟订的解决方案。简单地说，南非蓄意在纳米比亚强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同时把这个傀儡政权搬出来，要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

关于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军队撤出这两个问题所谓的联系，赞比亚的立场已反复阐述得很清楚了，但只要南非和美国死抱住这种人为的问题，我们就不惜再重复我们的立场。它们有意造出这个问题，就是要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因此，我希望重申，赞比亚坚决和毫不含糊地反对在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之间搞所谓的联系。我们认为，南非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坚持这种联系。它们不应面对全世界都反对这种联系的呼声充耳不闻。

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古巴部队在安哥拉存在是毫不相干的。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应该分别对待。纳米比亚必须获得独立，无论古巴军队是否在安哥拉存在。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获得独立，他们不应因为与他们无关的问题而受到牵扯。

我国政府感到愤怒的是，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居然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提出来。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是古巴和安哥拉当局之间的问题。可是，南非的行动继续威胁到安哥拉的安全。正如安理会所知，不过在上月，南非军队在卡奔达的海湾石油公司设施进行了一次破坏的任务，他们被安哥拉当局抓住了。这一事件说明，南非并没有真象他们所说的要从安哥拉撤走它的军队，虽然卢萨卡协议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南非并没有放弃对安哥拉造成不稳定的行为。南非这些行径使安哥拉唯一选择是以一切办法来保卫自己，并依靠朋友的支持。

关于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权的计划，我想讲明的是，我国政府严厉谴责南非这一新举动。南非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建立所谓临时政权只能是

非法、无效的。这一决定只能进一步说明南非在其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赋予义务方面的背信弃义。赞比亚不能，也不会承认这种管理当局，并呼吁全体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种作法。

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要等7年之久也未免长了点。通过该决议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我们终于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不远了；但此种希望年复一年的消失，因为时间的推移已经表明，南非也许从一开始就想与国际社会开个玩笑。前线国家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在长久曲折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中所作的一切让步都无效。南非不断提出要求，使得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而举行的谈判没完没了。只要南非相信为安理会某些重要成员国愿意默认其无数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南非就可能继续玩这类游戏。象“建设性接触”这样的政策肯定没有在改变南非态度和立场方面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相反，那些赞成和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已成为南非的盟友，南非把“建设性接触”看作对其政策和所作所为的默契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更为无视积极变革的要求。

安理会全体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早该异口同声、行动一致地要求纳米比亚独立。让我们用言行来表明，我们真正愿意、并努力实现在第435(1978)号决议基础上的纳米比亚和平。这意味着，安理会没有人再会接受南非阻碍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无理无关要求。应该让南非知道，在阻碍纳米比亚独立上，它是孤立无援的。国际社会应对南非施加压力。

为表明其目的严肃性和一致性，安理会应在此次会议上规定出建立纳米比亚联合国过渡援助团的日期。正如安理会在审议秘书长载于第S/15943号文件中的报告时，在其第439(1983)号决议中承认的那样，所有同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主要问题都已解决。没有任何理由进一步拖延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也就是纳米比亚独立。

如果南非要坚持其顽固立场，并不尊重建立纳米比亚过渡援助团规定的期限，安理会就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确保南非就范。

应该毫不含糊地指出，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继续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在该地区破坏独立非洲国家的稳定，顽固坚持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少数人统治，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就面临威胁。这三方面是南部非洲的基本问题，并是该地区不断升级冲突的核心。南非控制着纳米比亚，热衷于破坏独立非洲国家的稳定并无耻地推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少数人统治；因此，它是南部非洲冲突的根源。毫无疑问，南非今天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首要责任。安理会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南部非洲存在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纳米比亚独立将是在建立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有利和现实条件上积极而重大的一步。

赞比亚高兴地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要公共舆论越来越对南部非洲问题表示关注，而这些西方国家正是南非政权称之为是自己的朋友与盟国。许多人拒绝把他们的国家继续称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朋友和盟国。他们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并呼吁本国政府对种族隔离政策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我要特别赞扬美国的一些人，他们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持久运动。他们的努力十分重要，其意义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非洲人民，特别是有关的被压迫人民衷心感谢他们。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几天前投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消息尤其令人鼓舞和高兴。对于那些持明智的态度、有勇气、有远见、为了南部非洲的公正、自由、独立、人类尊严、和平与安全而掀起了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的运动的人们，我们要表示赞扬和感谢。这种具体和现实的行动只会给美国带来荣誉和更高的威望。

那些反对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人是虚伪的。他们说经济制裁将使纳米比亚、南非和邻近国家的黑人受害。他们漫不经心地放过了一个事实：这些黑人正在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下受苦。只要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继续存在，他们的痛苦就不可能、也不会减少。为了寻求永久地解决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的问题，黑人准备付出痛苦的经济代价，因为其他的出路只能是继续被奴役和压迫，生命和财产继续被破坏。

不管怎样，考虑到美国已经对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波兰和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因此，那种对一国实行经济制裁会使他人无辜受害的说法完全是荒唐和站不住脚的。同样，英国也对阿根廷和当时的南罗得西亚实行了制裁。为了要同其一些邻国签订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南非自己对这些国家实行或威胁要实行制裁。在上述的情况中，那些决策人往往把制裁会使那些局外的无辜人受害的考虑搁在一边，或者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显然，有人用两种标准来对付我们。事实上，那些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出于自己狭隘和用心不良的经济利益，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考虑。他们准备为了私利的权宜之计而牺牲原则。

在口头上对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的崇高理想做出承诺是不够的。在国内实行民主，对其他地方的民主做出承诺却不以行动来实现民主也是不够的。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并不存在自由、公正、人类尊严和民主。所有支持这些崇高目标的国家应真正致力于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实现这些目标。

纳米比亚的独立拖延的时间太长了。本次安理会会议应成为一次最终使纳米比亚最终获得独立的会议。

主席：我谢谢赞比亚外交部长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谈的美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恩·加尔巴少将。我请他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参加本次会议。我也代表特委会——你的国家是其中一个积极和重要的成员——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热忱地希望，在你干练和明智的指导下，安理会将能就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应付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动及其他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给安理会的权威造成的威胁。

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反映在近七年以前在零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南非从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撤出，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的自由选举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应当回顾一下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原因。大会当时决定：南非未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福利和社会进步。大会是在19年前做出这一决定的。今天，通过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野蛮占领，我们对种族隔离国家本身的性质了解得更多了。在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之后举行了四年旷日持久和耗费精力的磋商，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983年3月31日，安理会面对着南非的拖延手法，作出了一致同意的决定，要求南非特别对其准备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做出坚定的承诺。几个月之后，安理会不得不再次开会，在美国弃权的情况下，严厉谴责南非妨碍执行安理会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拒绝接受南非企图将这一问题同无关的考虑联系起来的做法。

在此，我要提一下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此期间做出的努力。他会晤了所有有关各方，并亲自访问了南非，目的是为了能使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定得到执行，解决当时构成障碍的具体分歧。秘书长在其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这些努力。读过这份报告，人们不难理解他的努力何以毫无结果，不难理解秘书长的努力同其他为使纳米比亚和平地获得独立的尝试一样都失败的责任在谁。

秘书长在他1983年8月29日的报告中认为有必要敦促不要重新讨论与联合国内已经达成和确认的协议和谅解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具体地敦促南非

政府对选举制和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在同秘书长的进一步接触中，南非采取的立场是选举制度的问题无关紧要，而“只有在就古巴从安哥拉撤出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执行解决计划”。

我不想谈到应安哥拉政府之请而进驻安哥拉的古巴军队的问题。我认为安哥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这样做。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在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中已经说明，是毫不含糊的：古巴军队与纳米比亚问题是不相干的，不该被用来妨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这个计划过去和现在得到当事各方的接受，看来南非本身也接受。

秘书长的报告显示，早在安哥拉有古巴人之前，南非就向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设制各种其它的障碍。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本身是南非破坏安哥拉稳定的结果。它要想破坏它的经济和社会。七年来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充满了南非方面的顽固和没有诚意。这个历史只能动摇任何南非的朋友对它的信心。现在我们目睹的发展是南非一意孤行地执行的进程接近尾声的阶段，目的是继续巩固对纳米比亚的剥削和占领，躲在内部解决的招牌后面。

最近的事态发展就象一部排得很好的戏一样。南非宣布从安哥拉撤军。博塔先生宣布这个步骤可以增加该区的和平前景，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铺平道路。这个宣言过了三天之后又有一个宣布，南非打算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南非军队后来撤出。南非总统告诉议会说这个步骤“把确保越界暴力行径不升级的负担放在安哥拉肩上。”

但是，几星期之前博塔的部队又偷偷摸摸地回去了。这次没有电视报道没有军乐队陪同。他们炸毁卡奔达的石油设施。卡奔达离南非的边界约2000英里，离纳米比亚边界以北1000英里。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南非愿意不择手段地背叛任何诺言，威胁任何的联盟，以维护它自己认为合法的利益。什么是南非的合法利益很明显。

报导没有说明南非的所谓合法利益是什么南非的存在价值和国策都反应出这点。他们的利益就是种族主义，破坏前线国家的稳定及班图斯坦化。这西方的忠实走狗表现出西方的历史特点。西方今天还是想要摆脱一些仍然存在的奴役、种族歧视、宗教不容异己和新纳粹主义。种族隔离的南非为自己的可恶的利益服务，同时有确实的证据说明它是西方的爪牙。

我们要问一下，南非在纳米比亚要维护谁的利益？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在这个领土的存在是非法的。大会17年前就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南非不能声称在那个领土上有任何的合法利益。它的政策的目的是要用各种方式阻止把权利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它所保护的利益是少数白人的利益，是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强大的南非和外国公司，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它们拥有农产品的95%，一切钻石、铜、铀和其它的矿产资源，控制了纳米比亚的贸易和大部分信贷。

南非保护自己利益的办法在纳米比亚和南非一样：种族隔离、种族分离，在教育、工资、卫生、保健、住房方面对黑人的各种歧视，把人口分散在一些种族和部落的小组中，使黑人离乡背景，跑到一些干旱、贫脊的地区去。这是向南非黑人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办法，一些严酷的安全法，压迫和残酷对待黑人，大规模逮捕和监禁流放人民。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最现代化的武器来对待人民，镇压人民的抵抗。南非把纳米比亚变成了一个霍布斯的国度，那里的生活很清苦、孤独和简短。

博塔先生在4月18日向种族主义国会说明了南非怎样企图进行在纳米比亚的长期目标，就是排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参与，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南非的主要目标是想在南非强加一个单方面的解决办法，这不是第一次的企图。他顺便提到过去南非没能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听话的行政当局。他提到了图恩哈尔民主联盟的瓦解，国民议会和部长理事会的崩溃，1978年的假选举，现在的多

党会议的建议是在博塔先生策动下提出的，要提供一些理由来重新制定一些西南非洲的立法，他说：“执行当局要有权颁发法令，建立一宪法委员会”。（博塔先生解释）这项举行的理由时说：

“这个领土的领导人必须自己制定他们自己的宪法，决定自己的前途。南非政府不能在个别的基础上去跟领土的领导人磋商。它必须根据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来跟他们协商。”

但是，这些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呢？他们不是按照联合国计划中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选出来的。博塔先生声称：

“现在进行全国选举将使为纳米比亚获得国际能够接受的独立的目前的努力复杂化。”

他担心按照联合国计划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将使西南非人民组织获胜，打破并消除南非维护其对该领土非法控制的战术和阴谋。这也正是为什么该政权不敢在1982年和1983年擅自进行选举的原因。博塔先生如此热衷于支持和推荐的多党会议是种族主义政权绕过联合国计划的又一努力，目的是抢先阻挡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并通过所谓的内部解决建立一个南非一手培植的行政当局，由南非挑选的人士组成，为南非种族隔离的利益效命。

在回答您的前任5月3日代表安理会所作的声明时，种族主义的外长博塔给了我们一个双层的威胁。他说，南非政权关于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的前提无法达成协议——安理会认为这些前提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得重新考虑，怎样才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可以接受的独立。他又说，“南非保留在任何时候撤出行政和存在的权力。”

南非用一切办法来妨碍这在古巴部队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现在又想利用这一问题来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联合国的计划。同时，它要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都是虚伪的做法，没人会上当。西方国家也不会。它们本来相信，种族隔离政权到一定时候是会改变的。它们都认为南非建立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企图是无效

的。它们都重申，安理会435号决议仍是唯一商定的基础，实现一个国际承认的纳米比亚独立。

我要提个简单的问题，这问题会影响非洲代表和不结盟国家代表的思想的，即西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它们站在那一边？安理会过去两天听了近二十多人的发言，可是还没有一个主要西方国家发言。这场辩论主要是讨论一个基本原则问题，这一原则就是按西方文化的一人一票，以及多数统治、自由、解放、平等，等。因此，安理会是根据西方自己的原则在进行讨论。可是，迄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言。我相信它们以后会发言的，阐述一下它们的保留意见，澄清一下立场，或者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最多也只是唱高调式的宣言而已，但因为缺乏政治意志，最后不会有什么政策的体现。

我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向西方国家提出，对这个问题它们是什么态度。南非仍在执行其计划，而且宣布决定本星期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一下整个南非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象联合王国政府那样，希望南非政府愿意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话，只能达到南非的目的。西方接触小组的谈判已有8年，安理会的方案通过也有7年了。可是，安理会现在面临南非制造的既成事实，违反所有这些文件的精神和文字，嘲弄整个直接对话的建设性交往。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道义和政治责任是沉重的，它们容忍南非拖延以及对南非先决条件的支持，使得种族隔离政权有胆量无视安理会的决定。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与比勒陀利亚有任何对话。以前的努力已证明了这一点。昨天，同以往一样，安理会这一庄严机构遭到南非种族主义的嘲笑、污辱。南非代表在发言中说了一些不合逻辑的话。

首先南非在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要尽一切手段同共产主义斗争，甚至侵犯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在南非的字义中，独立、自决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所以“共产主义的危险”是它的西方盟友应注意的。

其次，种族主义代表还谈到南部非洲以外许多的“悲惨结局”。问题是，现在的国际关系难道比南非的情形更悲惨吗？

另外，南非代表歪曲事实地谈到南非国家中的民主和改革。很明显，比勒陀利亚对民主有自己的定义，就是将当地人口的75%排斥在权力之外，剥夺当地多数数百万人的国民权，设立300多条种族主义的法令。

南非根本不尊重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让我强烈地说明，西方国家没有体现它们的承诺，否则纳米比亚早就独立了。国际社会在过去三年对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的正义斗争的支持。但现在是根据下述方针采取积极的行动的时候了。第一，挫败在联合国外谈判讨论纳米比亚独立的一切企图；第二，根据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独立制定一个时间安排；第三，南非必须受到全面、强制性的制裁，因为它蔑视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其次，安理会必须宣布，任何不相干的联系是无效的。

最后，我要向美国常驻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表示敬意。我借此机会欢迎他来联合国工作，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加强本组织的力量，加强联合国的原则。我们希望美国能同美国公众舆论一样，使安理会能一致要求南非住手。我们希望让南非非常清楚地知道，安理会决心要执行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并准备为此目的采取果敢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喀麦隆卓越的外交部长伊塔奇·米奥穆阿先生阁下。我向他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伊塔奇·米奥穆阿先生（喀麦隆）：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所有的成员给我机会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视这次会议，特地派你这样地位的人来主持会议的审议，这使我国感到特别高兴。贵国和我国一样，对南部非洲、尤其是纳米比亚局势的恶化深感不安。我们相信，贵国关于争取种族和睦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的崇高理想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完成工作。

我也要向泰国杰出的儿子、常驻代表甲盛实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在担任五月分主席期间以东方的智慧和耐心加强了安理会的努力。

我也要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赏，因为他对和平的事业和维护国际安全忠心耿耿。

各国派高级代表参加安理会会议这一事实说明了国际上对纳米比亚目前局势深感不安。那么多代表来到纽约，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反应和感情用事。这说明国际上普遍感到沮丧，尽管它几十年来一直努力使得南非和那些应用《联合国宪章》道义基础的人一样具有人文主义伦理，并且

“共同努力，维护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这个论坛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回顾了一些事实，证明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暴行，这种暴行的特征是剥夺人权、毫无理由地进行逮捕、采取野蛮的军事占领行动、滥杀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男人、妇女和孩子。

本组织的民主性和全球使命使得任何国家都可以如愿以偿地在这儿发言。因此，种族隔离制度的代表也要求发言，我们也听取了它的发言。该代表再次向安理会提出的理由表明，它们天真和傲慢地企图掩盖其狼子野心，即统治整个南部非

洲，甚至包括该地区外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必须根据他们的条件来解决争端。同样，所有独立的国家应该为南非统治的野心及其所谓的合法利益牺牲自己的独立和安全。

换句话说，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必须永远软弱下去，必须接受种族主义者的民主定义，成为南非的卫星。南非代表团在安理会的发言强烈谴责了对该国内政的干涉，包括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然而，就是这个政权却僭越了安哥拉黑人的权利，支持那儿的叛乱，企图使其对该独立、主权国家的侵略合法化。古巴部队在安哥拉政府的邀请下帮助加强安哥拉抵抗种族主义侵略，却被说成是该地区的入侵者。我们强烈谴责把安哥拉的古巴部队和全面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联系起来。

从自决的意义上说，纳米比亚问题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因为该地区发生的新的事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最高的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该紧急、严肃地审议这一问题。因为，我们要从尽可能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安理会本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历史之关键时刻召开的，因为国际社会正在纪念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和战胜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独裁四十周年，

安理会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其使命是使得后代免遭战祸。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安理会、特别是联合国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信誉一直不佳，其原因有好几条。

首先，从法律上来说，纳米比亚是一个托管领土。所以，根据本组织、尤其是安理会的决议，其命运应该是联合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联合国内审议这个问题并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第二，从全球角度来看，纳米比亚目前的事件严重威胁到了和平与国际安全，南非的嚣张和顽固对联合国的权威、信誉、甚至存在的理由构成挑战。二次大战期间和之前发生的悲惨事件导致了联合国的成立。所以，我们希望国际上能出现

一个协商一致意见，使得人类在一个世纪内两度经受的悲剧和恶梦不再重演。在目前的核时代里，世界继续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因此，安理会的使命是紧急和特别重要的。

夸夸其谈和相互争吵的时候已过去了。时间越久，南非实现和平的前景就越暗淡。如果失去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机会，将会使联合国自己受害于这些拖延。

如果联合国不能再对其托管领土行使职权（它有权管理并使该领土独立），如果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不能执行其决定，特别是不能在权限范围内执行其决定，如果联合国不能够采取行动取消对和平的威胁，那么人们就会怀疑多边组织的能力，导致国际公众舆论的信心危机。

这将是一种不幸的事态发展，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考虑到被压迫人民的情况的话，这些人民一直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是他们自由、安全和发展的唯一希望。

纳米比亚问题因而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它与战略性问题混淆起来。这并不是一个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南北方之间的冲突。很清楚，这个问题要本机构有效地行使对其托管领土的权力。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其主要的责任，这是《宪章》所规定的，即消除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喀麦隆继续认为，国际有效系统是能在越来越相互依存和复杂的世界中维持和平的。

象纳米比亚一样，喀麦隆在历史上也曾是托管领土，所不同的是，在喀麦隆的情况中，信任没有被背叛；但在纳米比亚的情况中，这种信任被背叛。喀麦隆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是兄弟的人民，他们有同样的希望，他们也会取得独立。如果联合国不实行权力的话，这将引起我们的愤怒。

考虑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法律基础就是联合国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个决议及《联合国宪章》本身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其有关的规定仍然有效。

象《宪章》的规定一样，我刚才提到的决议需要加以具体果敢地执行，以便实现拖延已久的纳米比亚和平过渡，最终实现独立和自决。

象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一样，喀麦隆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寻求和平解决，立即停止对纳米比亚的外国统治和占领。

我们正经历的危急的阶段是由于占领军拒不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在纳米比亚和对独立的邻国使用武力和继续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尽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禁止这样做）而造成的。

所有这些活动是一个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排除的定时炸弹。我们希望将之尽快排除，否则它会猛烈爆炸，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对和平解决来说，时间不多了。安理会十分明显地面临着挑战：要末我们采取有效措施迫使南非接受以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的纳米比亚问题和平解决办法，要末我们将看到武装冲突必然加剧。不管怎么说，最终胜利无疑属于自由战士，因此，为什么不避免徒劳无益的抵抗呢？比勒陀利亚应该理解它消极和自杀性态度所造的必然后果。

联合国40周年必须真正增强我们的决心，根据《宪章》，更合理地、广泛地使用安全理事会机构，首先解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复杂问题，包括应用《宪章》第七章规定实行制裁。安理会不能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将加剧本组织面临的一些危机、包括纳米比亚问题。

将来，这种态度将是灾难性，特别是会造成核浩劫。

因此，我国政府特别重视安理会在解决全球冲突中的作用，例如纳米比亚冲突中的作用，并紧急呼吁常任理事国、本组织的创始国显示出同样的集体的先见之明和领导能力，使本组织能有效地采取行动，促进和平与安全，就象他们一开始所设想的那样。

除了在自由、自决和独立中明显的利益外，纳米比亚问题涉及到年轻的发展中和不结盟国家在安全和发展中的其他根本问题。自鸣得意，不能避免和惩罚南非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径清楚地引起了关于安全、发展和在次地区、全非洲和全世界的优先考虑事项的新概念和关切。

由于安理会不能遭受南非侵略的国家的要求作出有效和适当的反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被迫牺牲经济发展和其人民的福利紧迫需要的稀少的资源以满足军事和安全的需要。

这种不安全的气氛造成了其他的军事开支，这样造成了不稳定的恶性循环，鼓励了军备竞赛，破坏了发展。这一情况增加了整个地区冲突的危险，这就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危及整个人类在核时代的生存。

因此，在核方面是南非丧心病狂地企图通过侵略和恐吓维持可恶的殖民化和种族优越政策的最可怕的手段。

这一方面与纳米比亚特别有关，因为南非迄今为止仍继续开发纳米比亚的铀以执行其核方案。

1964年7月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其常会期间通过《非洲非核化宣言》已有20多年了。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多次支持该宣言，其崇高的目标是使非洲免除核武器。这一理想现在受到南非核方案的严重破坏。

安理会必须迎接这一挑战，五个同样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大国对此挑战负有特别的责任。

喀麦隆赞同充分使用人类资源，包括核能源，用于和平建设我们的社会。但令人怀疑的是，南非同我们能否在这方面达成合乎用途的核合作协定，南非一直在进行颠覆和侵略。

南非管理当局已经被联合国停止了，它已经背叛了联合国对它的信任，因此，联大创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领土的管理当局。我们昨天有幸听取了主席辛克莱大使的讲话。安理会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在维也纳通过了一个行动方案，其中理事会呼吁国际社会充分支持立即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个文件重申了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使它的有关决议能得到立即的执行。

喀麦隆完全拒绝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认为这是一件非法和不容接受的南非诡计，它想绕过国际上接受的方法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南非的任何其他行动。它想回避联合国的计划——使纳米比亚和平转到自由和主权。

喀麦隆赞扬兄弟的非洲前线国家以及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赞扬他们的耐心，以及坚持第435(1978)号决议的目标。

世界认识到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危险性，以及它通过占领纳米比亚对和平、安全及正义的威胁。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反对剥削廉价劳动力，以及种族主义的占领领土。他们赞扬保卫《宪章》的目标，使世界免除战祸和贫穷，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

纳米比亚问题及全球种族隔离罪行不能再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这个问题触及整个人类，世界是越来越互相依存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挑战。

我们支持自由之风，跨过意识形态、种族界限，我们欢迎国际上的运动，唤醒国际公众舆论，支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

主席：谢谢喀麦隆外长的发言，谢谢他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阿拉乌伊先生（摩洛哥）：主席，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六月份的会议，我们希望，在你的指导下，大家所期待的会议一定能在解放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中成为转折点。

请允许我祝贺泰国外长和甲盛实大使，他五月份主持安理会会议，非常出色。

最后，我要表示，我很欣赏安理会所有的成员有这次机会让我们表达摩洛哥人民对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兄弟情谊，表示我们在他们到使自由和独立权利时的支持。

今天的会议是通过第539（1983）号决议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在过去两年中，秘书长先生提出的任何努力都没有实现。至于这个理由，我们不结盟运动的执行局建议，要求好几个部长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希望，各个成员会意识到我们不结盟运动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视，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执行以前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南非再次破坏联合国的决定，用既成事实来进行破坏。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国际意愿，在6月17日决定在温得和克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既成事实和他们的所谓宪法修改是一路货，都是为了阻挠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并以傀儡政权来代替纳米比亚人民。很自然，这就引起了国际社会人民的愤慨和谴责。

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新德里4月19日至21日的会议上，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通过了一个宣言：

“部长们强烈谴责并指斥南非最近这一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以谴责不要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这一诡计给予任何方式的承认。”（S/17114）
通过安理会主席在1985年5月3日的宣言，我们已经谴责了这个措施，

“安理会成员国谴责并拒绝接受南非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范围外采取导致内部解决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认为不能加以接受，并宣布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过渡政府为无效。”（S/17151）

国际社会一致拒绝南非的新企图，应该清楚地表明多么需要接受第435号决议。但在对安理会主席五月份的信件回答中，比勒陀利亚政府却表示它要继续这种无视联合国决议的作法，它要继续它所谓宪法修改的道路。

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南非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表现的玩世不恭态度，并看到他傲慢地要我们看看别处发生了什么，好象这就可以说明南非一再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所犯罪行是正确的。他不懂，这个会议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要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他也不懂，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到来就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的责任和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代表的真正对话意愿。

纳米比亚问题自其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是本组织的议程项目，安理会已为此开了109次会议，并已通过不下22个决议，还不算其它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和国际法院的裁决和意见。

安理会在其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6)号决议中为和平内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让南非政府无条件接受这些决议奠定了基础；这两个决议的通过给人以希望，可能会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不幸的是，每当有迹象表明在建立解决问题机构方面取得进展时，南非就要把水搅浑，进一步阻碍纳米比亚独立。南非不顾安理会作出决定、大会的谴责继续压迫纳米比亚人民，把种族隔离政权强加给他们，并摧残反抗者或将他们投入监狱。

同样，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军事集结很说明南非是企图用纳米比亚作为其侵略邻国、特别是侵略安哥拉共和国的跳板。南非违反邻国的领土完整、干涉它们内政，这就有使整个大陆都燃烧起来的可能，其结果当然是非洲越来越易受外来干涉。在这种形势下，安理会在消除非洲该地区不稳定的预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南非持续对非洲和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要求安理会采取更为具体和约束性措施，并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尊重纳米比亚人民独立、保卫领土完整的愿望，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企鹅群岛及其它纳米比亚海岸以外的岛屿。

采取这些措施必须同所有国家严格执行1977年安理会定出的武器禁运措施联系起来；同时，必须结束一切可能加强南非军事能力、特别是核能力的合作。

最后，必须要结束违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号法令并有害于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有系统和无情地掠夺。结束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外国投资会有效地迫使南非服从国际一致意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6月3日至7日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了一些结论意见，我国完全赞同。该理事会是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在取得独立以前利益的合法当局，我们充分赞赏它所作的杰出工作。

在联合国准备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之际，最好的纪念办法就是大大促进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消除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

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非洲已表现出智慧和忍让，应该能在联合国主持下和平解决其问题。作为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机构，安理会有义务考虑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理解非洲国家的痛苦和国际社会的忍耐限度。

在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纳米比亚人民的光辉斗争赢得我们的敬仰，应该获得纳米比亚民族的独立与主权。纳米比亚人民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天，一个独立、主权的纳米比亚要加入到独立国家中来，并共同为支持国际和平与合作努力。

自从为自己解放斗争开始以来，摩洛哥一贯支持本大陆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它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直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到结束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到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没有任何种族歧视。我国将继续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为独立和维护领土完整斗争以兄弟般、无条件支持。

摩洛哥相信，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在于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谴责南非政府的态度，南非在全面接受联合国计划之后，又要强加先决条件。

我代表我国表示支持秘书长为结束纳米比亚僵局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他的作用将得到加强，他会有办法根据宪章履行其使命。我国赞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其1985年6月6日报告中的呼吁，他敦促：

“南非政府和所有能起作用的国家应重新作出坚定努力，加速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权利。”（S/17242,第48段）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本次会议报名发言的人都发过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985年6月12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鉴于有许多代表要发言，我请大家合作，保证迅速开始我们的工作。

下午6时30分散会